8° P. or. 533/18

W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



不急爭之乎然而老奸巨滑者必不肯以此而爭之則春梅一罵之由正月娘尋之而不得者也而金蓮又有滿肚不憤乃一旦而對面不至于撒潑不止也寫月娘金蓮必淘氣而散者一見西門死後不能容金蓮之故且瓶兒先踈後合金蓮先密後踈正兩比相照也

寫月娘以子挾制其夫處真是諸妾之不及真是老奸巨滑以此而知從前燒夜香俱假也作者特用陽秋之筆又寫一隱惡之月娘與金蓮對也

前瓶兒來月娘掃雪葢與瓶兒合也却是玉樓生日

此與金蓮淘氣是與金蓮疎也却又是玉樓生日遥遥相對為一大章法大照應

金蓮撒潑之先却寫一玉姐含酸夫玉姐自入門時至今何日不含酸乃此日不能寧耐何哉蓋有戀于瓶兒也何則元夜取皮襖玉樓瓶兒皆有皮襖者也是三人乃一體之人今幾何時而瓶兒之衣已入他人之手固應于伯爵家赴會時觀金蓮翩翩之態而自動前車之悲也況瓶兒之財人爭利之玉樓亦幾幾乎續之矣睜眼人豈不自知固一念及而薛媒婆之恨已悔無及矣此處寫含酸特為李衙內引出周

又作者散場之筆而何其神妙如此

未娶金蓮先娶玉樓柔散金蓮先散玉樓信乎玉樓

爲金蓮之襯墊文字也

一路寫金蓮得意不特孃兒死後諸事快意即李桂

兒被拿又是第一快心之事益欲爲金蓮放心肆意

于敬濟以逼到武二哥手故不得不爲之極力寫其

肆志快意之極也桂兒寵而金蓮受辱月兒寵而金

蓮之出身處受汚總之作者深惡金蓮處上以娼妓

醜之且以娼妓醜其出身之處也

爭鋒毀院後月娘撫兒始合驚走三官月娘金蓮已

離又是絕大章法蓋前桂兒敗而月娘快金蓮亦快兩快而瓶兒容與其間矣此文桂兒敗而金蓮愈快月娘未必快愈快則驕未必快則怒宜乎金蓮月娘之共相对敵也月娘未必快者何蓋以乾女故也看其前文爲桂兒說東京人情此又爲桂兒解釋三官儼然一李三媽之不啻甚矣作者特用大筆如椽寫一桂兒蓋欲罵西門慶之妾爲娼而使其妻爲老鴇兒也故寫月娘純以陽秋者以此混混看者誰其知之

看他寫相罵時却來寫玉樓嬌兒大妗子三尼諸人

吳是心閒手敏画雪娥必臣開後方言大姐在坐而無一言者各人心事如画蓋雪娥自快面大姐爲瓶兒快之也至于放去姥姥又是絶妙平滑之筆分明借姥姥越端却是借起端爲省筆不然月娘罵姥姥固不妙姥姥阻金蓮與不阻金蓮亦不妙文字大是礙手不如一去之爲暢快好寫也

金蓮入門時大書其顛寒作熱聽離察色蓋以一筆實至此回也

月娘罵處却都是瓶兒雪娥舊話是代從前受怨之人一齊發泄然則怨怒之于人大矣哉

此處寫玉樓其雲兩處與雪夜燒香之月娘一樣而西門亦是一樣抱慚然而玉樓自是含酸月娘全是做作前後特特相映明明醜月娘也

夫寫相罵之時乃插三尼可謂忙中閒筆矣乃直寫至看狗其間爲何如哉

玉簫學舌作兩番寫其相罵時亦作兩番寫中用拉勸者一間也

箱內寫月娘相罵忽入金蓮知桂兒被惱之言不是閒批益特寫金蓮于瓶兒死又桂兒辱一片得意驕人神理爲金蓮數月來月娘之所不能寧耐者也一

內插荆都監事明言荆棘起于庭前行見月缺花殘芳園蔡蕪爲歌舞者報一傷心之信也豈泛泛寫一交遊之人乎

上文寫一吃溺之金蓮此回又寫一數光之如意兒總爲啄癡吮痔者極力醜之也

寫月娘挾制西門處先以貼棘之後以死制之兩以觚兒之前車動之誰爲月娘爲賢婦久哉吾生生世世不願見此人也

寫西門踢玉簫亦偏愛常情乃不知作者特特點出玉簫吹散梅花之故也

申者七月之數也蓮至七月將衰又申者金也金風新來宜乎金蓮母子之所必爭者也郁者鬱也鬱春意於將來自當與春梅相合況韓者寒也秋來則寒寒至有秋故申二姐必韓道國家鴈來而此後至西門死全寫雪月時節是知由此秋風而漸引也

月娘怒金蓮說桂姐事只我知道又爲乾女兒護短

# 第七十五回

## 囚抱恙玉姐含酸　為護短金蓮潑醋

詩曰

半是山南半水西　為護短金蓮潑醋
美人多怨雨雲迷　慢托香腮醉似泥
一鴂啼罷一鴂啼

話說月娘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在角門邊撞見西門慶相攜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床上妙景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搂定婦人笑嘻

嘻說道比瓶兒在日直過那邊去何如令人有令若之感　我特來对你說声我要過那边歇一夜兒去你拿那垂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淫婦你在老娘手裡使巧兒拿這面子話兒來哄我比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明兒處亦自這是你早辰和那拯刺骨嘀定了脖兒過來人如何瞞得張大戶家定須如此嘖道頭禪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賊淫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内弄刺子我還是李瓶兒時叫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裡我不錯了文字如玉連環又是得意語　西門慶笑道那里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頭兒你又說他的不是　婆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不

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搓刺骨弄答的婆娘上的到明日还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預計王西門慶道我使慣子日了你不與我却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了這个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个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趔趄着腳兒就往外走情景逼肖是寫生子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一舖兒長遠睡既睡矣而不許其長遠恐其長遠卽有話說總是自潛踪後千年怕麻纏也惹的那兩个了頭也羞耻兒已死的情景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还放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怎的妙絶是深思遠慮不許其去不好許其去又怕爲惹蓮之續一團神理也西門慶

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叫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胆的上文不許其長遠睡即是爲此意因一時不便出諸口中故止云不許其長遠睡然又細思既放他去睡焉能斷其不長遠不說話故又叫回明說心事總是提筆時七將人情寫來活見了我到明日打听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缺憲連得意時防西門慶不然真有此景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了二句是走着一直走過那边去說者可想了春梅便向婦人道教他去你管他怎的婆七口碎媳婦耳頑倒沒的叫人與你爲冤結仇此等深意惟身親其地者知之即春梅亦不能知悞了咱娘兒兩个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卓兒也擺下棋子兩个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

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繡春炕上吃飯見將宣卷時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于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瓶兒安在西門此時對瓶兒亦不見矣瓶兒不一時如意兒笑嘻七走出來說道爹這里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就一把手摟過來就親了个嘴與春日蕙蓮迎春對面一面走到房中床正面坐了火炉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是合同做賊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足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還有頭裡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素兒金華酒即有燒鴨子下之留下預備饌來與爹吃西門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瓶兒豈特我有衣裳之誌只拿

几个菓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叫繡春你打个灯籠往藏春軒書房内還有一鍾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與我吃綉春應諾打着灯籠去了迎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子是灯下揀了几碟精味菓菜擺在桌上一路嘗來的是已死之孫兒房中又的是了頭奶娘相伴故妙良久綉春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内遞上西門慶噹了噹寸分清美如意兒就挨近桌边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與他下酒迎春知局就往後边門房内與綉春坐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摟着與他一面一口兒飲酒是先

迎春在也一面解開他对衿襻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攥
手揣摸他妳頭誇道我的兒你達化不愛你別的只愛你
到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拨你就如同拨着
他一般。直與翡翠軒对照所以云是瓶兒後身。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还是
娘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皮膚也中中兒的。紅白肉
色見不如後边大娘三娘到白淨三娘只是多几个麻兒
倒是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又與蕙蓮雪洞中語一樣所云是蕙蓮小樣。
又道我有句話对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
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曾几何時諸物分去殆尽此又獨提赤虎蓋爲滿池嬌一照也正月裡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

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七娘的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細軟已尽去矣而如意迎春且不得知深文曲筆寫月娘老婆已猶隱利人財處可恨可畏則與金蓮上氣大都在爭攏兒之物居多意者一草一木不許人動也。如意迎春乃守攏兒房中者攏兒細軟俱去且不得知被金蓮烏得而知之乎皮襖之要宜乎其不看頭勢也此處自是作者用意寫月娘處豈是描寫如意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要物與蕙蓮要香茶與年而語也

也罷你还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个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酒吃惹他不惱麽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總是寫死攏兒的房中也老婆親走到厨房内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鍾酒與他又揉了兩筋菜兒放在

酒托兒上那迎春站起來在傍邊一面吃了如意道你叫繡
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說向炕
上抱他鋪蓋和繡春屋房炕上睡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
吃了一回酒收拾家伙又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
備着一床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紬緞被褥扣花枕頭
寫得在好醜精細之間是大人家奶娘的被褥又却是得寵的奶娘被褥故妙在薰籠內薰的爇烘七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床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床上鋪下打發西門慶解衣上床他又在明間內打水澆了牡掩上房門將灯移近床邊方纔脫衣褲上床與西門慶相摟相抱並枕而卧

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上边束着托子揉捽跳腦又喜又怕兩个口吐丁香交搂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卧在被窩内脫的精赤條七恐怕凍着他又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呼七被他夲得面如火發是仰面承受者又道這褌腰子還是娘在時事如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舖子裡拿半个紅段子做小衣兒穿在身上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是曾過者問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是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

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
原來還大你一歲（西門將死恐一路自冰鑒後未曾寫其
年紀下文記其壽算看官眼迷此處問
中一醒）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
伏侍我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子你好生看奶着你若
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
就頂你娘的窩兒（金蓮前言不語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男子漢
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願一心伏侍爹就死也不出
爹這門（立志如此）若爹可怜兒可知好哩西門慶見他言語兒
投着机會心中越發喜欢揩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摇為
旌兒）遙瞧只顧没褪露腦揚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

出來嬌声怯七上言叫此云声叫星眼濛七此又声息俱不出止有声也星眼濛七無止見其眼濛七也至此時作者與人俱入化境也良久又令他馬伏在下直舒双足馬既伏矣却又直舒双足是伏而不伏中間無空之景下便子收那話入內也又是出落下文雪白屁股一句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灯光下兩手按着他屁股雪白的只顧搧打身此句身分蓋此句乃翡翠軒中一影子也一口中叫章四兒你好生叫着親達七休要住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真个口中顫声柔語呼叫不絶二語與上呼叫嬌声又自不同蓋上是自用力處寫至不能當時此是自復整旗鼓寫至竭力抵當足頑了一个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出塵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揩拭撩着睡到五更雞叫時方醒老婆

又替他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咂下夜怕我害冷連尿也不叫我下來溺都替我嘛了老婆道這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如此等人豈少也哉這西門慶真个把抱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个嬉妮溫存萬千囉唕吞揣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叫兩名排軍把擡捌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宋御史不名喬年乎今日送新去又是炒新送了長年也寓意分明叫陳敬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叫琴童用毡包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日拜察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

粥月娘問他應二那里俺們莫不都去也留一个兒看家
總是不快皮襖的意思言他要皮襖去赴席我偏不叫他
去然又自知不能阻他故下又轉到雪娥也心事不快如
画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姐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
倚下五分人情都去走七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姐子
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了月娘听了一声兒也沒言語
滿心不快金蓮非不快李桂姐便拜辞說道娘我今日家
雪娥也明眼人自知
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
說俺媽心裡不自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
罷拜辞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姐一兩銀
子吃了茶打發出門月桂復合夫前文留下夏花月娘親
曾怒罵此安今日已忘之平寫月娘

便是十足好險
包藏禍心之人西門慶總穿上衣服往前边去忽有平安
兒來報荆都監老爹來拜又是出門人來此房板定西門
大章法恭簇花之用也
慶即出迎接至廳上敘礼荆都監叩拜堂上道荆棘生于
久違欠礼高轉失賀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敘畢
埶濶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献上茶湯荆都監便道良駒
佳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御
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餞雲野黄泰宇都借
學生這里作東請他一飯蒙他具拜帖與我七豈可不回
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有
一事特來奉瀆巡按宋公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

方官員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陡胆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个說帖來幸得他後日还有一席酒在這里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荆都監連忙下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多承盛情啣結难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叫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观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擅州人繇祖後軍功累陞本衛正千户從某年繇武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一一開載明白作者因以西門等入為荆疎荆棘將去西門將死矣

西門慶看畢、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礼帖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答兒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个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總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遺推讓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就上馬、琴童跟隨拜叅知府去了、却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出門、就走到金蓮房中、吹散春光、必用玉簫令人有江城五月之悲人知春梅為領袖不知玉簫乃要監消息也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俺娘好不說五娘

哩說五娘听見爹前边散了往屋裡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裡去把攔的爹恁緊（一是俺娘的話）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剌七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几房裡隨他串去（一是三娘的話）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吞瞎了他的眼來（試問此三句不自止不憤憶吹簫後曲曲寫金蓮得意如何一筆便到此十二分声勢也行文之难如此）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麽玉簫道前边老到只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却往誰屋裡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个还有一个頂窩兒的（母亦將窩借）頂三一笑玉簫又說俺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对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几何好的說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

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金蓮道沒的批那秘淡有一个漢子做主兒罷了得意語你是我婆七你管着我上把攔他得意語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得意語方知前偏寫金蓮之妙也有那些秘声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对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娘收拾戴頭面理五娘也快些收拾了罷勿上頓住說畢玉簫後边去了這金蓮向鏡台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後边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嘱換孝都哩穿淺色衣服游絲飄渺五个婦人會定了都是白縐紗金梁冠兒是清河上穿着沉香遍

地金粧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路棋童來安三个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七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却說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來吃的一桌菓菜安排停當还有一壺金華酒（做文總是在會討便宜如上文金華酒不知有意爲此文否然此一借便查上文是伏筆向鐘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做一處吃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掛眞兒使个人往後边去叫他來好歹叫他唱个與們听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見春鴻走來烘火春梅道賊小蛮囚兒你原來今日

沒跟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叫王經去了留下看家春梅道賊小蹄囚兒你不是凍的那脏兒還不尋到這屋裡來烘火因叫迎春你篩半瓯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後边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他唱个兒與姥七听春鴻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边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姐子大姐三个姑子玉蕭都在上房坐的正吃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边叫你唱个曲兒與他听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娘在這裡又有个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边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我有郁大姐在那里也

是一般我這里唱與大妗奶七听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七再來那申二姐坐在了不動身自恃有王六兒在然亦不知春梅之為春梅也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七不來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七就來了在與月娘叫衆人李嬌兒房中睡着諸一樣春鴻道我說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這是大姑娘那里又鑽出个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便怎的有郁大姐罷了他從几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里唱與大妗奶七听哩大妗奶七到說你去走七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听便罷听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双腮衆

人攔咀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
道上文玉肖過舌看官正擬看金蓮撒潑
不意頓住金蓮乃寫一梅真是奇絕你怎麼對着小
廝說我那里又鑽出个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來叫我你
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其志如此俺們在那毛裡來着
是你抬舉起來如今從新又出來了你無非只是个走千
家門萬家戶賊狗攮的賠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
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兒左
右是那几句東溝離西溝灞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
歌野詞就拿斑做勢起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
見過多少稀罕你韓道国那淫婦家與你俺這里不與你

你就學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稱早兒去賈媽七
與我離門離戶一頓住然觀其一路寫來確是春那大妗
子攔阻說道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罵的時七的敢怒而
不敢言說道爺喫七這位大姐以大姐待之固是
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麼話
怎就這般言語潑口罵出來此處不留人更有留人處春
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奴才遍街搗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恁
好大姐觸怒處此在此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
食唱與人家听趁早兒與我走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
的賴在你家逼真如聞其声口春梅道賴在我家叫小廝把髮毛

都掃光了你的又遠遠的聞其声口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
恁樣兒的還不往前边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
姐一面哭上啼上下炕來拜辞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
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画童兒
來領他往韓道国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边去了大
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箫說道他敢前边吃了酒進來不然
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反覩法所以月娘惱也）
你叫他慢上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不叫
小厮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玉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
來（語中有偏向意）却說春梅走到前边還氣狠上的向衆人說道

方纔把賊瞎淫婦兩个耳刮子絕好他还不知我是誰哩
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奉道你砍一枝損百
枝忌口些郁大姐在這里偏有閒筆反襯得到真是異樣文錦奉梅道不是
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几年大大小小他惡詬了那
个來叫他唱个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瞎淫婦大胆他記
的甚麼成樣的套數左來右去只是那几句山坡羊瑣南
枝油裡滑言語上个甚麼拍盤兒也怎的我纔乍听這个
曲兒也怎的我兒他心裡就要把郁大姐摔下來一般不快
人處偏有此等郁大姐道可不怎的又如閒其声口昨日晚夕大
清節寞逼俺郁大姐道可不怎的其声口昨日晚夕大
娘叫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甚麼一套過去他要唱大

娘你也你怪他怎知道咱家深淺他还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深知春梅者春梅道我剛纔不罵的你上要韓道国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自負語夫人不知我而罵之固是不服炎凉二字然較之玉樓則春梅又遠矣批潘姥七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又反襯如意兒道我傾杯酒與大姐七消七兒惱迎春道我這女兒着惱就是氣又是玉樓金蓮之輩。看他寫春梅罵人却寫大妗子玉簫郁大姐潘姥姥如意迎春雖是反襯得到却正是西門慶家中不是野寺孤灯賠道姑罵徒弟也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个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个鶯七開臥房山坡羊兒與姥七和大姑娘听罷不即不離妙絶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

我斟上酒、與衆人一時聳湧使春梅氣態畢露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罷七我的姐七你也不要惱了胡亂且吃你媽七這鍾酒兒罷、迎春之手春梅又爲玉樓之手金蓮也那春梅忍不住笑罵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七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个江兒水俺們听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慢七唱花嬌月豔與衆人吃酒不題且說西門慶從新河回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裏何老爹差荅應的來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伏何十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曆日一百本曆日記明新年是西門死期矣然又引起下文喬親家薛內相都監老爹差人送了一日

鮮猪一鐲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如此收下次到後邊去了
沒敢與他回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
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
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來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
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
拾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又是一百本曆日又言雖
一日作兩日過君其如死
何哉西門慶走到房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衆人說道爹來
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蹄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
我足春梅衆人
十分驕滿
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
打發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妗子和

三個姑子都往那边屋裡去了玉肖向前與他接了衣服坐下放桌兒打發他吃飯叫來與兒定桌席三十日與朱巡按擺酒初一日刘薛二内相帥府周爺衆位吃慶官酒分付去了頭緒紛然一絲不乱玉肖在傍請問爹吃酒餚甚麽酒吃西門慶道有剛纔荆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好只見來安兒進來稟問接月娘去玉肖便使他揭開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内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哩嚐旋般清其味深長與荆棘相鬧者自是此一派妙人。西門慶令斟來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吃酒却說來安同排軍拿灯籠晚夕接了月娘衆人來家都等着皮襖都到上房來

完了又都過那邊屋裡去拜大妗子與三个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欢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个女兒彈唱養了一好个平頭大臉的小廝兒不謂春花不能秋寔西門能不傷心原來他房裡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个大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今日乱的他家裡大小不安本等沒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磕頭謝了又謝多上上要你多謝重礼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个沒鼻子句沒眼兒句

是兒句出來見不的句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只
奸呵猪拱罷月娘道我就听不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
句拿掇的句出來見的人句不快金蓮也總是忙中間筆
否則即人春梅為無味之甚
那王經在傍立着說道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不敢出來
見願在下边房裡打意户眼兒望前瞧彼小的看見了說
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麼他赶着小的打西門慶
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宴
抹他一臉粉愈加愈開矣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
小賤别要胡說他几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
他个影兒只瞧來時總與俺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

了金蓮月娘也起身過這邊屋裏來大姐子并三個人
閒矣　又大姐與玉簫梳了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
見申二姐家人都不作声（如畫爲春梅身分）玉簫說申二姐家去
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姐子隱瞞不住把春
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
罷了這丫頭恁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明說金蓮）
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了（明說金蓮）奴才也沒個規矩
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通沒些
怕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曳磨的風不搖
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户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

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叫他拿班兒做勢的他不罵嫌腥試問不自上文不憤憶吹簫後一路寫其得意此處如何便得唐突月娘至此作文之難如此月娘道你到且是會說話兒的都像這等好人多人都不吃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金蓮道莫不為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愈知一路寫金蓮得意皆為此句發泒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臉通紅了老羞成怒自叫人過嬌兒房中至此為兩次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叫他罵遍了罷于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送來西門慶便問怎麽的月娘道倩知是誰你家使的有好規矩的大姐姐似這般把甲二姐罵的去了西門慶笑道誰叫他不唱與他聽來此處第三番過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他

一兩銀子神仙他也是一般王簫道甲二姐盒子還在這
裏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叫將來頓喝
他兩句虧你還嘴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王樓李嬌兒
見月娘惱起來就都先歸房去了（覩金蓮不知頭勢總是
不憤吹簫日縱之也）二字月
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娘不進月娘進裏間內脫衣裳摘
頭便問玉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里的西門慶說是荆
都監二百兩銀子要央宋巡按圖幹陞轉玉簫道頭裏姐
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
裏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厨櫃中（此等處又見金蓮在
月娘房中久等也）金
蓮在那邊屋裏只顧坐的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

寡出不見頭勢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姤畐王子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得你我先去也總是得意之金連不知頭勢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一句直吐一腔憤氣我還和你說話哩又足一句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紛七俱出矣強汚世界巴巴走來我屋裡硬來叫你紛七俱出矣沒廉耻的貨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你叫賊皮搭行貨子怪不的人說你拉人玉樓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使好就吃他在前邊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

後邊歇一夜兒叫人怎麼不惱你冷灶着一把火熱灶着一把兒綽好（不知怎樣一把通叫他把攔住了又重一句我便方妙可笑）大笑罷了不和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正是自己讓口不過之詞）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歹他心兒裡也有几分惱（過）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通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了尸（舍醜）冷氣只害心裏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鐘酒都吐了你還不往屋裡瞧他瞧去西門慶听了說道眞个分付收了家伙罷我不吃酒了子是走到玉樓房中只是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洒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寫樓直是深七層）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

心裡怎麼的來叔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声不言
語只顧嘔吐深七鬱七于秋痛恨被西門慶一面抱起他來與他坐
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裏怎麼你
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妻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
生去深七鬱七于秋痛恨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对我說我
纔曉的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叫俺每不是你老婆句二你
爽你那心愛的去罷恨句于秋痛西門慶于是樓過粉頭
來親个嘴說道淫油嘴說後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
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妙白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
捧上茶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边兒吃婦人道拿來等

我自吃
絶會那等喬勢勞旋蒸熬賣兒的
時旗蒸熬賣者
誰哉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裏
來走一趟兒妙總是一絲總
吐便千頭萬緒也有這大娘平白說怎的爭
出來煽包氣妙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
不得个閒亦自
知慚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又一句自有那心
愛的扯落着你哩又二句把俺們這伴時的貨兒都打到聲
字號所題去了又三句後十年掛在你那心裏足上三句于
秋痛恨又足
此三句見西門慶嘴揾着他那香腮寫西門無
言可对便道吃的那
酒氣还不與我過一边去人一口黃湯辣水兒誰嘴着來
那里有甚麼神思和你兩个纏總是反襯西
門拉白處西門慶道你

沒吃甚麽兒叫了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还沒吃飯哩又拉
白婦人道你沒的說人這里凄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
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兩个
收拾睡了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医官來看你婦人道隨
他去請甚麽任医官李医官叫刘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
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内揉撒揉撒管情就
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總是無言相荅無而
相對處寫得活現
西門慶忽然想起道昨日刘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黄蠟
丸藥用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六娘要去在上房
磁罐兒内盛着哩就拿来兒帶些酒來吃了管情手到病

正衙內自是天淵婦人道我不好意思出來你自將書房裏
要酒俺這屋裏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甚來西
門慶看飾熱了酒剝去蠟裏面露出金九來拿與玉樓吃
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趁着酒你飾一鍾兒來我也吃了
藥罷被玉樓聽了一眼說道就休要污邪你要吃藥往別
人房裏去吃玉樓與金蓮始終相好兒情知不是件耳你這里且做甚麼哩却
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攪擾上路兒來了緊要叫人
爽的魂也沒了還要那等拨弄人虧你也下般的誰耐煩
和你兩个只顧涎纏總描西門拉白處西門慶笑道罷上我的兒
我不吃藥了咱兩个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

兩个解衣上床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内替他手撒摸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搂其粉項作枕頭也却勞那一隻手下搠這一隻腿兒也問道我的親七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婦人道爽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了人家許多人情礼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與掃雪月如正对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厮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七兒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麽打緊處雕佛

眼兒便难等我管叫知玉樓與銀道我真心相知蓋能顛倒金蓮耳。西門慶道你
听那小淫婦兒他勉强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几席酒兒你交付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七誰養的你
恁乖还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兒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辰得梳个頭兒
小厮你來我去称銀換錢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个道个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
說着一面慢七搠起這一隻腿兒這一隻妙是欲行事而不便即入故借說話時搠腿然必先搠這一隻已有行事之勢下文說着便入股不費手跨在炕膊上樓抱在懷
裏揩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子的綉鞋兒說

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兩隻白腿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等揉嫩可愛是不好即大意婦人道好个說嘴的貨誰信那棉花嘴兒可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沒有來不說俺們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右說着哩王樓生平當亦日顧影生怜則此處教語正是其酸極處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何謊就死了我婦人道行貨子沒要緊賭甚麼誓明日跛耳不信這西門慶說着就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插魍魎弄影也

益賭咒時已情極矣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放入他牝中又对月娘雪夜總是此同與燒香一同相对但月娘是了私自邀之耳裝嬌處許多醜態總是权術王樓自已吝酸絕不望一盼西門自來然雖有數語因摸見銀托子說

道徐多咱三不知就帶了這行貨子了這不起早晚下來
哩那西門慶那里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裏只顧沒穀
露腦淺抽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声如狗啄糞子一
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出口裏不住的作柔顫声叫他
達上又对月娘止羨比月娘醜好不同你省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
酸下边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
服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个在床上欢娛頭要单表
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
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媳婦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
旋央及大妗子对過叫画童兒送他往韓道国家去大妗

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僥我那等說着還刁攛
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
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們五个在前頭吃酒來月
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 单罪 金蓮生生把个丫頭慣的恁沒
大沒小的還嘖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吃他罵了
去罷要俺們在屋裡做甚麽一个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
戶叫他傳出去好听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恁
麽出來的明與他氣亂世不知那个是主子那个是奴才不
蓮爭氣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个
甚麽道理大姊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怎好着緊

當夜無詞同婦到房中睡了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來又惧了一壬子月期心中甚是不悅是得意時一挫次日老早就使來安叫了一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先打發去妙省許多文字非金蓮自為地也月娘早辰起來三个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个一盒茶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辭姑子正月裡菴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麪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此處却將雪夜燒香之假月娘一為說出何則此回玉樓直对雪夜月娘但月娘送香油于王姑子布施兒進門之時玉姑子與大姑子即來于燒香復台之後明是玉姑授以奸計恐看官不明乃于此回玉樓掩映處又特書月娘布施油米夫此處布施老薛八得知月娘蓋為符藥安胎有灵之故然則前文反觀明

甚矣因擺下茶在上房內管待同大妗子一處吃先請了李
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
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前
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肖道小玉在後邊燕點
心理我去請罷于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玉肖過舌亦作兩次
爲便問他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
蓮道他今日早辰我打發他家去了玉肖說怎的不說聲
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玉肖
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个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
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三章約中又一則也于是遞

你成日守着他怎麽不明白的生情 日得意金蓮活現金蓮道他
不往我那屋裡去我莫拿猪毛繩子套了他去不成仍是得意
然則白賊兒一那个浪的慌了也今月娘道你不浪的
死已輸然矣 燒他昨日在我屋裡好七兒坐的你怎的把着他八字硬人
孝叫他前边去是怎麽說針鋒相对漢子頂天立地吃主受苦
犯了甚麽罪來你拿猪毛繩子套他總描月娘不知正理
隨處奸險不通處爲不足以服人也賤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了你倒只顧赶
人是連日債債一个皮襖兒你悄七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
挂口兒也不來後边題一声兒刺心處都是這等起來月娘
私據雖兒之財恐因一皮襖便不可爲此俺每在這屋裡放水
爲後例深思遠慮此一句畢露出

鴨兒就是孤老院裡也有个甲頭明言瓶兒之財一个使
唯我可據也
的了頭和他猫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管好歹就罵人
說着你嘴頭子不伏个燒埋紛七俱吐矣却金蓮道是我
不是玉樓語
的丫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裡言也听憑怎还
處治也
多着个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爲我要皮襖
是連日放志滿心之後語也
開門來也拿了几件衣裳與人那个你怎
的就不說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是我浪了言漢子喜次
像這等的却是誰浪所以云根由起自对月娘說如意寧
一夜○又浪字在揣雪時已藏之矣
吳月娘吃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禁溜了双腮說道這
个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

與秋菊放在抽屜內這玉肖便向金蓮說道月娘
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汗世界與
爹兩个合穿着一條褲子沒簾耻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
不往後边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着
大姊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毀罵申
二姐爹到明日还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
十說了一遍吹散梅花必用玉肖
此一約已兩三見矣這金蓮听記在心玉肖
先來問月娘說姥上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
望着大姊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就使性
子也不進來說声兒老早打發他娘去了我待姐上又不

知心裏安排着要起甚麽水頭兒哩借姥比便入當下月
娘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听覷多時
了方知激打雪娥文內听罷察色直責至此猛可開言說道可是大娘說的我
打發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直出玉肖之言月娘道是我說的
你如今怎麽我本等一个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
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傍个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
婆别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别人不知道我知這
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姐子問了声李桂姐住了一
日見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爲甚麽惱他我還說誰知
爲甚麽惱他你便就撐着頭兒說别人不知道只我曉的

趙家的老婆那沒廉恥趙漢請便派俺每眞材實料不派
吳大姈子便在跟前攛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手閉筆忙
饒劝着那月娘口裏話紛七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个
只多我了翡翠軒中至打狗蓄猫孟玉樓道耶樂耶樂大
秋痛恨至此一吐
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違累俺每一棒打着好
几个月娘已說到瓶兒玉樓方接到上文趙來然則月娘
紛七發出眞是一氣乱發一面大姈劝一面玉樓說
一時紛七如画也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娘一句兒也罷了只顧
拌起嘴來了一面又自描金蓮大姈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厮
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每嚷鬧俺每親戚在這裏住着也
羞姑娘你不依我想是嫌我在這裡叫轎子來我家去罷

一面又白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姈子大姈本幼反爲李嬌兒拉住一時好描月娘看殺人却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一絲不乱打滾撒潑自家打几个嘴巴至此方是頭上鬆髻都撞落一边放声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麽你家漢子說條念欵說將來我趙將你家來了這也不難的句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赶人不得赶上月娘道你看句就是了句與上句不連潑脚子貨又與上句不連一連三句皆不成句即下一句兒还沒說出來又與上句不連自云沒說出來別人一句兒还沒說出來自已說沒說出來正是你看他嘴頭子就相淮洪一般月娘正云一句沒氣急語說月娘依舊沒說出所以又說他还打滾兒賴人莫不等你看又說其嘴也氣急如畫

的漢子來家把我別轉了你放怎个刁兒那个怕你廣金
蓮道你是眞材實料的誰敢辯別你（以上俱是虛指此又寫月娘越發大怒說道我不眞材實料我敢在道家裡養下漢來金
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正見月娘疎處有敬濟而不知也）玉樓見兩个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金
蓮往前边去說道你恁怪刺七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
顧乱起來左右是兩句話叫三位師父笑話（点三姑）你起來
我送你前边去罷（又來寫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
和玉簫一齊拉起來送他前边去了（煞住大姐子便劝住月
娘說道（又寫大姐子）姑娘你身上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

你姐妹們欢七喜七、俺每在這裡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个劝、却怎樣兒的、那三个姑子見壞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又寫三尼并小尼却告是好一會工夫矣。辞月娘衆人、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辞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灶内無烟、心七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灵臺正好修、若还纏慢領頭緊就是萬个金剛也降不住、且入閒筆成趣為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七兒的、一面打了兩个問訊、月娘連忙还萬福說道空過師父

多七有慢另日着人送藥補去的四大姐兒和二姐兒三位師父出去看狗、肇愈、閒矣于是打發二个姑子出門去了月娘陪大姈子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肮膊都軟了手冰冷的看他此等筆法純是追從早辰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裏大姈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攪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裏住着看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人、昨夜的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容了人人倒不肯容我一个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為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个廉耻也不

顧他好臺不照自己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个在成日和那一个合氣对着俺每子也說那一个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七兒了单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謊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还不知怎麽樣兒死哩總爲死孩兒一吐惡氣然而蕙剛經擺着茶兒我还好意蓮地下含笑雪娥厨中心涼矣

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就安排着要

[illegible]的心兒悄七兒走來這里所七怎的那个怕你不成待

[illegible]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

[illegible]裡守着炉臺站着不[illegible]五娘几時走來也不所見他脚

步兒向孫雪娥道：「先在外望不動他單會行兒滾兒滾
只穿鞋底鞋，你可知听不見，想着起頭兒一來時節和我
合了多少氣，背地打駡兒，還說我叫參打武那兩頭娘還
說我和他偏生好鬧的（映襯昔日偏愛）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
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剛經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撒潑兒
一定使你爹來家知道，管就把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
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
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饒罕我，能有多少骨頭
肉兒，你在他家這九年，雖是个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頭
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後來我這裡叫漢子，你不往前边

去我等來的你先去船似只他一个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神不寧他從東京來家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个人的生月也不往他屋裡走七兒去十个指頭都放在你口內巴巴了一路如許事端結源此事可發一笑大姐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哭的不管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為聚財與人為怨結仇幼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伺好頭疼便換洗西門心口內有些惡沉沉的上來叫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倘七去分付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郝說西門

慶衙門中 老問賊情有何 在內 到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荊
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礼如何這等
計較你还把那礼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
人道家老爹没分付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裡也
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拿回帖又
賞家人一兩銀子回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
白不荅應寫月娘权詐遂使雪 問了鬟都不敢說走到前
夜燒香奸險畢露
边金蓮房裡見婦人蓬頭撒腦拿着梳頭睡問着又不言
語凡婦人皆如此而 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荊都
月娘爲更可恨也
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

月娘和金蓮早辰襲鬧合氣之事說了一遍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身上不方便西門慶其挾處以此理那小淫婦兒做甚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偏生好鬪尋趣他來他來尋趣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辰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便走來後边撑着頭兒和我嚷自家打滾撞頭髮髻都跳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堆他平白欺負慣了天他心裏也要把我降伏下來拉撇兒以寬之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娘念將我來了打發

看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說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秃肉兒拌的他過專會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攤兒熱化甚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明以身子挾降西門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墜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肮膊都麻了醜絶不堪剛絶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也乾淨了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一番挾制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又一番挾制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吃他害死了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悔氣西門慶不听便罷听的說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抱在

懷裏說道我的好姐兒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
他識甚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倒值了多的我往前邊
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敢罵他兒還要拿猪毛
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叫他說惱了我吃我一頓好脚
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
道誰嚐着些甚麼兒大清早辰總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
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墜墜
着疼按制之法臟腑又疼兩腿脚脾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
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脚說道可怎樣
兒的快着小斷去請任医官來看兒月娘道請甚麼任医

拿隨他去有命活沒命叫他死纔趕了人的心作法的

老婆是墻上土坯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
正就是了怎个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醜絕不堪西門慶道你
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去便罷了
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衰住了這胎氣弄
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麽了月娘道這等叫刘婆子來瞧上
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剋兩針錄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
的說那刘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厮騎馬快請
在医官來看觀西門着急在胎方知月娘安胎之妙方知
三姑子廂內油米該送方知雪夜求子諸話俱出王姑
子好討也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

處醜絕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不堪外請任老爹緊等着一爺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裡厮守着月娘分付了頭連忙熬湯兒拿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吃挾制處愈見害等到夜燒香之假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說任老爹在府裏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晌這裡請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户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大約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里去罷天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傻行貨子誰要你做恁个脏兒你來放去以腹中之子挾制西門慶去我不妨事西門慶去纔兒遠矣眞正醜絕

兒慢上閒閣着起來與大姐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姐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里叫他唱與娘听映到郁大姐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叫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赶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乱要去管他腿事寡月娘尚不知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連日諸事一點皆出又見玉簫之寵不下春梅也那西門慶只做不听見妙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户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姐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假處不甚）真是醜貌大姐子見西門慶進來忙往後边去了西門

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麽月娘道大姐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在后溪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上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叫你休請他你又請他白眉赤眼叫人家漢子來做甚麽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麽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與我坐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个唱的落後又邀過朱臺官來陪我上熱着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几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个說嘴的賊我听不上你這巧言花語可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个活佛出現

也不放在你那心上就死了也不值个破沙鍋片子醜絕
不甚貪寫金蓮之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麽話西門
筆無此其甚也
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个
義官銀子也封下了叫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
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沒曾回他礼等我送礼
時稍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
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七兒
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
他討七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
過來还要買分礼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爹一口猪一

鐲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
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所筵席治酒裝定菓品大清
早辰本府已差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名伶官四
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荅應只見任医官從早辰就
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所上陪坐道連日懐懷之事任
医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刺今日
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夫賤内偶然有些
失調請后溪一診須臾茶至吃了茶任医官道昨日聞得
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只而已
任医官之有一面西門慶分付後边对你大娘說任老爹來

了、明間內收拾琴童應諾到後邊去、大姑子李嬸兒孟玉樓都在房內、只見琴童來說、任醫官來了、參分付叫收拾明間裡坐的、月娘只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叫將人家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醜絕不堪作者寫此醜雖爲金蓮散場、寔因一路寫月娘俱是隱筆恐看官不明故此同放手一寫其醜與前掃雪夜反襯也叫劉嬤子來、吃兩服藥、錄他好了、好這等搖鈴打鼓的、好與人家漢子喂眼、（醜絕不堪）玉樓笑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出去、却怎樣的、莫不同了人去、不成、大姑子又在傍邊劝着說、姑娘他是个太医、你叫他看七、你這脉息、还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爲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

分理上氣血安上胎氣也好一安如何再安見衆人一時俱以月娘有胎多重則吃藥安胎月娘神奸早露刘婆子他曉的甚麽病源脉理一時躭候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戴上冠兒玉簪拿鏡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拿抿子掠後髮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預備拿衣裳反親金蓮不在此也不一時打扮的粉粧玉琢一句將月娘假病挾制西門慶觀得十分圓滿大抵是病容安得粉粧玉琢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　月殿嫦娟出画堂

上文七十二回內安郎中送來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看着亦謂閒閒一礼而已六十回內紅梅花对白梅花亦不過閒閒一令而已不知作者一路隱七顯顯艸蛇灰線寫來蓋爲春梅洗發言蓮杏月桂俱已飄零而旌斷簪折琴書俱冷一段春光端的總在梅花也此回乃特筆爲春梅一寫夫金蓮與月娘潤氣而春梅撒嬌雖禍起春梅而不爲金蓮寫特爲春梅寫亦花各有時金蓮乃一謝時之芰荷故不如當春之梅蕚是故寫春梅而不寫金蓮

也但寫春梅亦有兩樣筆墨爲其將有出頭之日爲春梅計則守備府中固春梅揚眉吐氣之處是此處寫其撇嬌蓋爲春梅抬身分也若云爲西門慶計則金屋梅花深注金瓶一旦瓶墜金井而梅花亦狼籍東風眼見爲敬濟所採摘是此處一寫又爲梅花傷心且爲西門傷心也故玉簫調裡吹徹江城瓶已沉矣而水豈復能温乎是用蓉寫温秀才之去也温秀才未來之先寫水秀才是温必水之温也金瓶水煖可養梅花今瓶破而水亦冷矣梅花官應催折爲敬濟所得也但温秀才即該寫之于瓶兒之初來

不知作者固言瓶水初温而寒鬻兒悲蛟龍失水鼈玉膽梅花其芬芳能幾何哉深悲韶華之迅速風流之不久也

葵花乃爱日之花而必古又屈股之訟水性就下宜乎與夏龍溪私漏消息而瓶破委泥是又有倪秀才爲葵軒作朋以同就于汚下也至于愈趋愈下以至半路成河水流花謝紅葉飄零故葉五兒之女心嫁夏宅而何夫人來責四嫂必帶水大戰蓋貝葉隨波又露一段空色消息是故必于此日先寫一撒漫將落之梅而接寫温秀才之去已是落花流水一段殘

春音信作傷心之話也故又用一画童哭躲

喬大戶納官亦非泛泛夫言喬者木也喬木加拱已作白楊青卿之想蓋有聞道白楊堪作柱怎教紅粉不成灰二句在內官者稍也喬木成稍不死安往忽放何九王婆入來蓋至何家托夢已結瓶兒以下皆極力收拾金蓮之筆故此處將二人一點使看者知武二處磨刀以待也却嫌生入不上又于前文伏一何千戶拿一起盜案請問蓋即伏此胍也文字針線之妙無一懈可擊安得不令人叫絕

借何十事即插一未得原好文毋事早爲下文金蓮

售色以後至出門等情總提一線也所云未得原者
蓋言敬濟直送金蓮出門以歸根于永福寺也妙絶
神理誰其知此金針之細如日送得遠也然則敬濟
其結果金蓮之人乎

舞裙歌板一詩梳攏桂姐文中已見今于此回中又
一見蓋桂兒乃秋花爲蓮花零落之期桂花開處金
蓮已有過時之嘆況此時桂已飄零後文純是一片
雪月世界哉花不搖而自落矣是此一詩兩見終始
桂兒又寔終始金蓮特上一字不易以作章法以對
下文二八佳人之一絶作兩篇一樣閉鎖也

舞裙歌板一詩是財二八佳人一詩是色故用二見
遥七相对
因宋得原之名益知金蓮教濟之名貫通之妙益開
處則曰金蓮敗落止餘舊萃此陳萃芰乃金蓮之下
場頭也是二人乃二而一者矣
爐鼎乃身之外腎今送與宋喬年益言此物斷送長
年也安得不死看他有一句閒言乎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温葵軒

詩曰

相勸頻携金粟杯　莫將閒事繫柔懷
年七只是人依舊　處七何曾花不開
歌詠且添詩酒興　醉酣還命管絃來
尊前百事皆如昨　簡點惟無温秀才

温氣全無功名富貴一朝水冷故知寫一温秀才為結住熱結的一個熱字又反轉冷遇一個冷字也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在醫官進明間内坐下少頃月娘從房

內出來望上道了萬福慌的在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礼
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旋兒乃用帳縫中伸手而月娘則对面坐下然則寫月娘之不堪眞是琴童安放桌兒錦裀月娘向袖口边伸玉腕露青不堪）
蔥叫在医官診脉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去了（寫月娘眞是鄉村老嫗醜絶不堪反不如妖淫之婢兒尚有三分文氣也）房中小厮拿出茶來吃畢茶在医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脉來的浮澁雖是胎氣有些滯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膈有些痞悶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心多而計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氣多亦多也）
夜心脹肚膨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說对

坐蓐福文媳傳小厮傳詳 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
寫月娘眞是几多曲折 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着意
所以月娘必 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先生
私自安胎 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
用心此去就奉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來老夫
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
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着意在此可知上文爲月娘諸
般委曲俱是因此方挾制得動
然則月娘安胎眞是安着 在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
矣反襯掃雪愈知其假 榮衛不勞分付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
下有些肚疼望乞有暖宮丸藥并見賜些任醫官道學生

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叫坊藥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駭然尊敬在前門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加倍敬重寫此將上文諸人請酒一總襯出頓住上文下接出溫秀才主方是熱盡冷來文字逼清如水也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屋裏裘定桌盒揀抹銀器又反襯金蓮一邊因說大娘你頭裡還要不出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甚麼好歹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是我婆七

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大妙絕藻）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得意語方知前不憤吹簫文中之妙）他不討了他口裏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每攔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總是一味權術妙）嚇他死叫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甚好听（愚前想後既提雛兒復數金蓮雖是横語又是自己得意安胎有效此計用得着與雪夜燒香二樣得意事故高坐呢呢而談也）我死了憑他立起來也不說也不嚷絕拔了蘿蔔地皮寬哩（亦是得意語）玉樓道大娘耶嘆耶嘆那里有此話俺每就替他賭個大誓這六媳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嫂子行事要便勉強恰似要羣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

子大娘你惱他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此你沒心卿又沒心乎兒他他一團兒心机他怎的會悄七聽人行動堂爲要有也自翡翠軒至不忿吹話兒譏諷人箭後至此惡氣一吐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怎大量些郤怎樣見的常言一个君子待全是說客語然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了十個小人自是玉樓身分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一語輸心直罵月娘如金像大娘心裡怎不好他多敢往那屋裡去庵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拿猪毛繩子牽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麥喜

那一个只欢喜那个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鳥月娘與金蓮一樣身分配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絶月娘矣納兒等我叫他來與娘磕頭賠个不是趁着他大姐子在這里你們兩个笑開了罷趁勢即入可兒可兒你不然叫他爹兩下里不作难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又怕你嫂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边恁擺酒俺們都在這里定要盃恰的了不得他倒落得在屋裡躲猾兒俺每也饒不過他大姐子我說的是不是可兒可兒是作者出色旁也大姐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个話差只顧不見面叫他姑夫也难兩下里都不好行走的月娘通一声也

不言語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可兒可兒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可兒可兒真正出色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將連日金蓮一爲却玉樓說五姐你怎的裝憨兒生氣乃云裝憨真正可見此正对前得意發也等人真能化有事房無事者扎頭梳起來今日前边懼酒後边恁恍乱你也進去走七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劝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边把惡氣兒揣在懷裡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妙絶三字是人與他下个礼賠个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自已心事的是看天下本無事者常言甜言美語三

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兩个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
到几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炉香你去與他賠个不是兒
大大事都了了不然你不叫他爹兩下里也难此一句抵千百句
待要往你這边來他又惱此一句又抵千百句金蓮道耶嘭耶嘭我
拿甚麽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眞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
都是趁來的露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
比不的兒玉樓道你又說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个
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个三媒六
證難道只恁就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枚損百株就是六姐
惱了你还有沒惱了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

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總好不管蜢蟲蟋蟀一例都
說着对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树上有皮俺每
臉上就沒些血兒爲後文別嫁地也他令旧也竟不好意思的妙人
是能処天下事者其能處在此只是你不去却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
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个一答兒到
後边去那潘金蓮見他恁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声鏡
臺前拿過抿鏡兒抿了頭戴了鬏髻穿上衣裳同玉樓徑
到後边上房來玉樓揭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不称姐
我怎的走了去就辜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还不
過來與你娘磕頭妙真是天下無難事在傍边便道親家孩兒年幼

不識好歹冲撞親家高抬貴手將就他罰他過這一遭兒
到明日再無礼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也不敢
說了（眞是天下無難事）那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不還礼可想跳起來赶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笑了（一片做作不覺透露）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
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總是以游戲處之眞是大方子道你姐妹們笑開處天下事無一難者也）大姐子道你姐妹們笑開怎歡喜歡喜却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惱你們大家厮抬厮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个好說他金

蓮道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兩句咽住娘容了俺每一句又咽住
每骨秃奴着心裡一句又咽住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
的兒你這回總像老娘養的且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
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
菓盒不在話下一番大風波一時便解行琴童討將藥去
又喪如玉樓爲人之妙
西門慶看了藥帖就叫送進來與月娘玉樓月娘便問玉
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先日那根兒下首裏只是有
些怪疼我叫他參對任醫官說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
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裡管下寒的是
安下後邊方知自不慎含酸一路寫至此方一歇手天下

一温秀才之去爲冷熱消息一照　却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深謝其炉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畧可否而荅之宋御史該殺矣西門及有司官員寫盡末世諛圖之人西門慶道卑職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備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爲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臭味不投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

是都監荆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青睞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还有妻兄吳鎧見任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官修義倉例該陞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現在管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執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不在話下舉盡人情正說話

聞前所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慌的西門慶
即出迎接到所上敘礼這宋御史慢慢纔走出花園角門
慢七二字襯上文接太尉之恭處衆官見畢礼數觀看正中擺設大桌一
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桌席俱豐勝
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客當奉補宋御史道分
資誠為不足四泉看我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奉補西門
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衆官
又一面差官邀去看七等到午後只見一匹報馬來到說
侯爺來了這裡兩边鼓樂一齊响起衆官都出大門迎接
宋御史只在二門裡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侯巡撫

穿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去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貂帽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敘畢礼数各官廷參畢然後是西門慶拜見侯巡撫因前次擺酒請六黃太尉認得西門慶即令官吏拿雙紅友生侯濛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分付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分坐宋御史居主位奉畢茶揭下動起樂來宋御史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拾下桌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献湯飯割献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叫動吹隊舞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

海鹽子弟上來磕頭是此關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裝晉公還帶記又是還帶記與請太尉一樣對照作連環組扣章法也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宵節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為証

華堂非露亦非烟　歌遏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娥垂玉珮　果然綠鬢插金蟬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茶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五兩銀子分賞廚役茶酒樂工跟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李家御史與衆官謝了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

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付把桌席休動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并温秀才應伯爵傅夥計謝夥計賁第傳陳敬濟來坐聽唱又拿下兩桌酒餚打發子弟吃了等的人來叫他唱四節記冬景韓愈戴夜宴陶學士拈出梅花來放在兩邊卓上賞梅飲酒賞已去之梅也春梅之消息離家在遠矣先是三夥計來傍邊坐下不一時温秀才也過來了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唱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材你打窓戶眼兒內偷聽的你娘們好此處又是遮蓋筆墨處不知又為告張二官說金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

擒王經道就是你這助狗骨禿兒前番來家就學舌的我到
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大舅
要到後边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對宋大
巡已替大舅說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
辦三兩銀子連荊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許下到明
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所見滿心欢喜連忙與西
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
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子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
正是要　奉承處　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在家
去罷了家裡沒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

下叫我過了初三日去哩吳大勇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來到前邊同衆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戲子鑼鼓响動搬演華厦盡歡夜宴事停雀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西門慶隨即下席見喬通喬通道爹晚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納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箚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麽你還帶回去一面分付玳安拿酒飯點心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都亭兩摺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看收了

家火就進入月娘房來大妗子正坐的是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边屋裏去了寫月娘連日步亡用大妗子相伴眞是寫月娘煞處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除加陞一級還叫他見在管事就是指揮食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欢只在年終就題本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个窮衛家官兒那裡有二三百兩銀子神好如畫全是叔術步上算到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兄全是奉承總是安胎得濟處他親口既許不無有个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着打發你娘吃了罷安胎得濟處細

思亦是癡香殆得濟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之本月娘險矣哉吃那西門慶總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若是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他頭裏與我陪過不是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總是一般法制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他屋裡去往誰屋裡去那前頭娘父子跟前也省可去然則一向明知矣奈慧的他昨日對月娘無處不筭到着大姐子好不拿話兒砸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喬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解圍月娘道你只依我說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裏你往下邊李嬌兒房裏睡去隨你明日

肯說的話金蓮語這西門慶方才喫第三鍾十三十
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戶到了西門慶
陪他所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劄付與他看七見上
寫義官喬洪名字援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餉滿心
欢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
因叫喬通好生送到家去又說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下有
此冠戴就敢來陪可知其不敢來不敢不來之意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
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茶畢分付琴童西廂書房裏放桌
兒親家請那裡坐还暖些同到書房經坐下只見應伯爵
到了敘了几分人情交付西門慶說此是列位奉賀哥的

分資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時節白賚光李智黃四杜三哥新添三位共十分人情明將十兄弟一總熱結文字一總蓋頓住熱字下文出脫温秀才去方是熱結一回已完温氣全無冷事經動頭但西門冷西門慶道我這边時安得一親哥嫂相遇于縣門前也哉西門慶因向吳大舅還有吳二舅沈姨夫門外在医官花大哥并三个夥計温爽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因問温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温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又點一點不一時與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棋桌上擺列許多下飯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

去不去我就不管了西門慶見他說無法可處將金蓮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到次日臘月初一日早往衙門中同何千戶發牌陞所畫卯發放公文一早辰纔來家又打點礼物猪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礼物即時封過劄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所上擺設猪羊酒菓燒紙还願心畢細打發徐先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劄付上面用着許多印信旗篇喬洪本府義官名目喬本舖西門街坊至又寫富貴有限墓木已如拱矣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肥肉與喬大戶家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劄付疎又分付與吳大舅温秀

才應伯爵謝希大并衆夥計每人都是一盒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刘薛二内相何千戶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打雜要樂工四个唱的那日孟玉樓攢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代與金蓮管理他不管了春光去矣殆之太息因來問月娘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怪不的人說怪浪肉平白叫人家漢子揑了揑手今日好了與金蓮一樣身分醜絕頭也不疼心只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揑兒連大姐子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攢的帳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个管你交與那个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

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帖付來了容日我這裡
備礼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
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
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
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會見墜西門慶把五十本折開與
喬大戶吳大舅伯爵三人分了伯爵看了看開年改了重
和元年該閏正月記清務西門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
死日點晴也飲酒至晚喬大戶先辭家去是新得官景像西門慶陪吳大舅伯
爵坐到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作當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
爹到我這裡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

安春鴻兩个跟大娘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
直來是連日放心不下者那婦人未等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懶施渾衣見孩在床上不知何故看金蓮假處却使人偏恨月娘之假房內灯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比金蓮更甚
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床上叫着只不做声婦人技量人人皆然獨恨月娘之勝于金蓮也西門慶便坐在床上問道怪小油嘴你怎的恁个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上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七香腮上滾下淚來反襯月娘有那西門慶就得挾制處是鉄石人也把心來軟了連忙一隻手摟着莊子說怪油

嘴好七兒的平白你兩个合甚麽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說道誰和他冷氣來他平白尋起个不是对着人馬就是攔漢精趙漢精連日止見月娘話滿耳忽然金蓮聲却趙便是金蓮的話不是月娘的話眞是妙絶趙了你來了他是眞材實料正經夫妻誰叫你又到我這屋裡做甚麽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房裡纏早是肉身听着你這几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不犢在此白眉赤眼兒的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了頭莫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映如意為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声氣的你是个男子漢若是有主張

一拳住定那裡有這些閒言帳語然則如何怪不的俺每
住定越
直輕自賤常言道賤裡買來賤裡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趣
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長直將茶房你看昨日
中一提
生帕氣了他在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太医的是誰在跟前
攙掇侍奉的是誰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
也沒个人兒來敢問補連日這个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
情事
还叫我含着眼淚兒走到後边與他賠不是說着那桃花
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嗚七咽七
哭的粹鼻涕弹眼淚金蓮一味軟圈反
覷月娘硬拿生制西門慶一面楼抱
着劝道寬痞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一句

兒就罷了你叫我說誰的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裡睡了一
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裡睡了一 娘處語 晚日要來看你
夜雖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
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
正經夫妻他如今見恭你摟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兒拿甚
麼比他金蓮亦被西門慶接過脖子來親了个嘴道小油
自眼明被西門慶硬道賊奴才好
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硬道賊奴才好
乾淨兒如何叫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
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裡倘着不是帶
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里說

他大娘对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二四日了
這西門慶听了說道眞个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
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边屋裡只見春梅容粧不整雲
髻歪斜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來
叫着他只不作声推睡又是一
樣葫芦被西門慶双閃抱將起來
那春梅從酪子裡伸腰一个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
慶掃了一交是其做
處如見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
道達匕放開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拈
扉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
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

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仲他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不憤奴才二字直照後文我做奴才也沒幹壞了甚麼事並沒叫主子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為這合遍街搗遍巷的賊瞎婦叫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管我莫不為瞎淫婦打我五板兒各人有心中事在等到明日轉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拮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就是个禍根反恨所罵之人妙絕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深寫語誰曉的為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罵他七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裡你还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

道死了正屠蓮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裡还叫我倒甚麽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叫你不吃些甚麽兒因說道咱每往那边屋裡去我也还沒吃飯哩叫秋菊後边取菜兒篩酒烤菓餡餅兒炊鮮湯咱每吃于是不題分訴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内分付秋菊拿盒子後边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來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鮮折上几絲鷄肉加上酸笋韮菜和成一大碗香噴七餛飩湯來放下桌兒擺上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菓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陪着同吃三个你一盃我一盃吃到一更方睡内有許多話在到次日再

門慶起早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酒飯脚酒起身同往衙門外
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礼往夏提揮家去然後打扮
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
在話下且說玳安王經看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驢前賣
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
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奶七來一開便歇故也○接此
一段見此一開是散場局面也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里
走走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踅門踅戶今日不因老九
爲他兄弟的事要央煩你老爹老身还不敢來玳安道老
爹今日與侯爺上衙門去了俺大娘他不在家你老人家站

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
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引兒只怕
有狗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撩開簾子靠子
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臥兒耍冬日也穿着一身錦
段衣裳搽抹的粉粧玉琢爲毛青大蚰正在炕上腳登着
炉臺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礼不免二字妙絶覺的婦人答礼說道
老王免了罷三字又妙王婆本意免了所以云那
婆子見畢礼坐在炕边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
婆子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
哥七不曾一語婦人道着倒好了小產過兩遍的話妙白不

存問你兒子有冇親事未作伏 王婆道還不曾與他妻
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積還了些賬不能回兒
胡乱磨些麵兒賣來度日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
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
話說王婆道何老九有搭事兵及老身來对老爹說他兄
弟何十吃賊攀了酉門慶道無兄
弟拿在提刑院老爹手
裡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
豁分豁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
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
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

前边伺候着哩明日叫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
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
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歇風話又是婦人道甚麽勾
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歐氣不了在這里是得意受屈話婆子道我
的奶七你飯來張口水來濕手這等插金戴銀呼奴使婢
又惹甚麽氣婦人道常言說得好三窩兩窟大婦小妻一
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
好奶七你比那个不聰明趁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
到那里是那里此一句豈特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
于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二人揩體閒情你多坐回去不

是那婆子道难爲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那婦人也不留他留見就放出他來了王婆此來原爲平文作引到了門首又可嘱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卻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子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囑着春梅寫春梅寵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对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叫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七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冲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

言表妙至晚月娘來家先拜見大姑子衆人然後見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欢今日也有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歹央貴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貴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的好个身段兒頭道他傍边捧着茶把眼只偷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姆七磕頭他纔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个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欢抬舉他也不把他當處待

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裡怎麽容得不罵奴才少歇末兒又肯抬舉他人各有心寡絕可知西門之待月娘全非真心不過以其有胎耳然則月娘安胎之奸豈何如哉娘聽了一眼說道碎說嘴的賁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如兒了寡月娘連日得意處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線舖子叫誰看月娘道閑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閑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紬絹紙線正快如何閑閉了舖子到明日再處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边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边雪娥房中歇了一夜雪娥房中一歇而雖兒死再歇而西門死矣又是絕大章

法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敢就開出你兄弟來了你往衙門首伺候何九听言滿心欢喜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中坐所提出强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何十有兄武大能無弟乎已發金蓮一照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强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爲証

宋朝氣運已將終　　姚掌提刑甚不公

畢竟難逃天下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个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
兒齊香兒日頭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
子衆人磕頭月娘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
與衆人听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个唱的
都放了樂器笑嘻七向前與西門慶磕頭坐下月娘便問
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几樁
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七來說何九那兒弟今日
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强盜还奉承他教我每人打了
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个和尚頂缺明日做文
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

济猶不能死也一路接脉甚緊是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蓋云送得遠言敬濟直送金蓮至永福寺內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家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討妻了个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婿暗七通姦後因爲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纔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昌府姦妻之母係總麻之親兩个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七的問他个死罪也不多你穿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心事如見却又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才撅了几撅子好的爲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

个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拴尾公狗不上身大凡还是女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他（又為後文月娘逐金蓮伏線）四个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施禮边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还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又找佳兒特比金蓮也）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忽听前所鼓樂响荆都監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厅上叙礼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毕然許下執事恭喜必然在通荆都監听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难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荐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刘薛二公公到鼓樂迎接進

來西門慶相讓入所叙礼二内相皆穿青縹絨蟒衣坐石綠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處叙話荆都監又向周守備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曾称頌公之才歆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薦在即周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大勇喬大戶陸續都到了喬大戶冠帶青衣四个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四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荣義官之職周守備道四泉令親不日輩亦當奉賀人情可嘆喬大戶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劳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遞了一道茶然後遞酒上

坐錦屏前珠毬羅列畫堂內宝玩爭輝堦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菓良久遞酒安席畢各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得意說今日在舍休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罷湯飯下邊教坊撮弄雜耍百戲上來良久總是四個唱的拿着銀箏玉板放嬌声當筵彈唱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医貧

當日刘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爲欢至二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个唱的都在月

娘房内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个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所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个还來唱一日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墻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寃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纔好若有那奴纔刀子的俺們不來又與桂姐对針說畢磕了頭出去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伙叫到李瓶兒那边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晚晚了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送閒那兩起人、化出、衆小厮去阿

來家中擺酒接連宴飲席間又請吳二舅花大舅沈
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温秀才應伯爵共会衆人李智黃四
杜三哥又一總會中人所云結住熱腸內一撮字
下篇冷字再觀其用温秀才点點睛可知并家中
三个駱計十二張桌兒廂中止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
兒三个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个小優兒彈唱正遞
酒中間忽平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襲了戰來拜爹送礼來
又結果月娘也總之撒潑是散場大西門慶听言忙道有
開鏈處此後諸事皆紛七散場也
請只見雲裡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
後面伴當抬着礼物先遞上礼帖與西門慶观看上寫新
襲戰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裡守頓首百拜

謹具土儀貂鼠十个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
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
致謝雲裡守道在下昨日經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
西双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
後又與衆人叙礼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
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鍾筯下湯飯脚下人俱打
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落替戥之事這雲裡守一一敷言
蒙兵部余爺憐先兄在鎮病亡祖戥不動还與了个本衛
見任僉書西門慶欢喜道恭喜恭喜容日已定來貿當日
衆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个唱的奉酒須臾把雲

裡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攛的一般起來
坐下又與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五相戲罵不絕當日酒筵
笑声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纔散打
發三个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進正
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裡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
在前边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為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
面出來所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
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北家小往京裡去小人稟問老爹
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闊別謝其早
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

你怎的不去因問几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
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起身小人也得半月纔回來
說畢把獅子街舖內鑰匙交還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
我叫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
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西門慶就寢着出門拜雲指揮
去了那日大姊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
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送出門首上轎只見
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
小廝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听見差送出大姊子去了他
罵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扯他怎的平白的他惹怪哭平安道

温師父那边叫他七自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叫他好七去罷因問道小厮你師父那边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壞平安道又不關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画妙如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厮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个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嬾平安向前打了一个嘴巴那小厮越發大哭了月娘道囚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七叫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要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陶痛地是的平安道对

過温師父叫他不去次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也
温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温屁股他一日沒屁股也成不
的你每常怎麽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
根子怎麽温屁股玳安道娘只問他就是那潘金蓮得不
的風兒就是兩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活是小金蓮）
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麽你不說看我叫你大娘打你
逼問那小廝急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那行貨子
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脹七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拔
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回動叫小的扯出來跑過來他
又來叫小的月娘听了便喝道怪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

過一边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審問他說的咋死了我不知道还當是好話兒側着耳朵兒听他這蛮子也是个不上芦蒂的行貨子人家小厮與你使却背地幹這个營生是月娘不是金蓮金蓮道大娘那个上芦蒂的背幹這營生冷舖睡的花子總這般所為是金蓮不孟玉樓道這蛮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耻是玉樓不是金蓮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个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平安道娘每會勝也不看見他上但往那里去就鎖了門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往常几時出个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倒馬子走比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

婆也是个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个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哩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回後边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騐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旋放桌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和我吃如今衙中則南岡陞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礼衆同僚都說了要與他陞軸子少不得叫溫蔡軒做兩篇文章買軸子寫月娘道還纏甚麽溫蔡軒烏紗軒哩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耻傳出去叫外人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听言說了一跳便問怎麽的月娘道你别要來問我

你問你家小廝去此後寫月娘西門慶道是那个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盡童賊小奴才俺大姐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溫存子弄他來西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盡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撥子撥他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哄你做甚麼盡童兒道他叫小的要潘醉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西門與金蓮做者大營生乎）今日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他恐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叫嫂出來看見了他常時間參家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參家中攛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家伙與他又某日他

望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
老爹瞧種七總欲其去也必寫其去者益云我這西門慶
此後全不寫其有溫氣也況熱也乎
不听便罷听了便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把他當个人看誰知他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
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再不消過那边去了那畫童碰
了頭起來往前边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怪道前日翟親
家說我机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
事透泄與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狗骨秃東西平白養在家
做甚麽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昭攢
个人在家養活只爲寫寫禮帖兒饒養活着他还教他弄彩

卿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叫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
叫將平安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叫温
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
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貴四來辭
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鋪
子沒人倒好叫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月娘道好
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
弟至此猶以醜筆寫月娘作者眞是不顧月娘極力寫醜之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
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吃酒
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駄早往獅子街開鋪子

去不在話下却說温秀才見盡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
省思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多上覆温師父早晚要
這房子雌貨叫師父别尋房兒罷這温秀才聽了大驚失
色就知盡童兒有甚話說穿上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
安兒道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温秀才
又衣巾過來伺候良久一篇長來過與琴童兒琴童又不
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
不敢稟這温秀才就知疎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
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此後眞日定温氣全無矣正是說人做得
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終

# 第七十七回

此回接寫尚小塘聶雨湖爲溫秀才作媒不知已爲賈四嫂作流紅地也夫殘花成葉隨波轉眼成灰會心者上小塘徘徊獨步蓮已成空當尋貝葉之風以悟眼前寔地而無如眼底湖光猶作流芳之感是以情牽不斷又爲殘葉惹相思也惟小塘通兩湖故葉已浮水可作水中之戰

夫安郎中名恍言安祝也朱喬年言斷送長年也汪伯言汪之北都也都如蔡縗罵其爲男子中之媪俗言婆七媽七是也黃葆者罵其爲保兒也

貢四嫂。作帶水之戰。郝用汪伯彥。雷起元。安恍回拜。要請趙霆一似閒中一交游。再不然云寫西門之財勢。爲衆人所垂涎足矣。不知總爲帶水之葉作指點也。蓋云汪北培當雷声起元之正月而安恍以戰帶水之貝葉。不知潛地之雷霆已動。又換一番韶光。區區水面殘葉。能有几日浮蕩而殷七顧盼于小塘兩湖之上。以作傷心語哉。

寫殘葉必寫先踏雪訪愛月。何也。蓋必雪月交輝而蓮葉始全落空。梅花乃獨放也。又爲下文春梅之過文亦無不可也

月娘名月而愛月亦名月何也蓋言月缺復圓花落復開人死難活前文六十五回之普天樂已明七言之矣月後加一愛字便是老人所見之月今人眼淚盈把不能追回少年之花陰寂七時也此回寫雲裡守是言雲遮月之意故後文結果月娘以往雲家去遇普淨歸也

忽入來友兒夫三友乃花間之雀鶯燕等鳥也鳥來而花殘況黃鸝乃四月之鳥春已歸矣故來友兒自王皇親家出來夫王皇者黃也離主皇親而來此黃鸝也改名來爵七者雀也古雀字即爵總是作者收

拾花事之筆而看者混帳看過遂使作者暗笑也
楊姑娘死者楊去而李閬玉攜之去几已伏矣
賁四女名長姐嫁夏家言葉長于夏爲蓮葉也蓮葉
已無只落枯莖矣故後文接寫陳敬濟
必言賁四嫂水戰蓋言蓮葉在水夫止餘蓮葉則蓮
花已空而金蓮之死近矣是皆金蓮的文字
又虛描一楚雲言同歸于夢而夢寔是空也況月與花
有情今雲來月閉且雲來雪落雪至花凋不使其來
蓋既已夢矣應須空寫故用鹿分鄭相蝶化莊周二
句自點双晴奈之何人不知之也此夢直說出一百

回月娘之夢總之五十回以後總是收結的文字
此書寫數夢以總結入月娘之一夢如撫兒死有個
僧一夢西門一夢後書房一夢何家一夢撫兒未死
先有子虛一夢撫兒臨死又有迎春一夢西門將死
又有月娘一夢金蓮死又有敬濟一夢春梅一夢及
敬濟作花子又自爲一夢周宣一夢然後結入月娘
雲裡守之夢不知先已有武松一夢在第九回內然
總不如楚雲之夢寫得清脫之極使一書中衆人皆
入夢中又令人不知是寫一夢却又借道周鄭相三
何明明點出是夢文字奇妙至此亦難讀其如何者

# 第七十七回

##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貪四嫂帶水戰情郎

詞曰

梅共雪歲暮鬪新妝林氏雪娥月底素華同弄色月見風前輕片半含香春梅不比柳花狂寒氣逼人。雙雀影堪比雪衣娘春鴻來爵出光中曾結伴春鴻百花頭上解語芳來爵爭似兩鴛鴦蘭惹景象

右調望江南

話說温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了將熟頓住接寫踏雪訪月極言其冷也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

坐不在話下一日尚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毡衫西門慶陪坐待茶因說起喬大戶雲理守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受祖職見任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礼相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礼學生做同窓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

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凡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來西門慶道又題什麼溫老先兒這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時你有後眼不然教他調壞了咱家小兒每了又問他三公賀輒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于詞源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瞧于是引伯爵到所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好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夏天亦燕今拜辭益卿執帖只情矣說初六日起身去小的回爹事

在家他說教对何老爹那里說去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
慶看見帖兒上寫着演家巍生夏承思頓首拜謝薛西門
慶道連尚舉人若倘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絹分付琴童連
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溜伯爵
吃飯忽見平安兒報上張七拿進三个帖兒來報恭議汪
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
彥此處又言汪不懌也雷啓元安忱拜雷啓元言此後即
彥言其頻來不煩耳重和元年接言安
忱言死期在連忙穿衣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去罷西
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
入進入大廳敘禮道及向日明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

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于濱有浙江本
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備帖尊府奉請已發東
定初九日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叫來未知肯允諾
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
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雷兵備請趙定合之
爲雷霆蓋作者言所
恨之人奸邪誤國一朝天開日朗大發雷霆使乾元一震
之下羣奸遁迹而西門之令當加來并矣所以温與夏總
去即接雷霆必有雷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
霆而此輩方令也
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貴縣計學生已并他除開
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
即拜雷兵備道你我相爱開何爲多較言畢相揖坐轎而

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等子
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教錢與他
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等子小廝破春梅罵的狗血
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衆小廝互相抱怨都
說在三娘手兒裡使錢好夫李嬌兒管錢乃上樓生日前
事金蓮管錢又在玉樓生日後
非者論言有生沒來前七後七無非一片邪淫人橫汚使
錢千不能也故特七千此處好驚然有深意又是千里逆
討章卻說次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
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委人那里看守門戶去何
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
門慶道今日同長官那邊看七去于是出衙門上馬到了

喜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件當在門首伺候兩班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前边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春光去矣所謂西門慶道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亭子所在栽些花柳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掃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赶年裏搬取家眷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還歸衙門去了到次日經紀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一罈酒來謝武二哥將至矣一路

紛紛寫來總是不堪又是劉內相差人送了一食盒蠟燭二十張菓園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爐自造內酒一口鮮豬過年也為上一節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所謂遮蓋筆墨也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礼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望過老公公怎又送這厚礼來便令左右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盡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西門慶見何九一把手扯在所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道多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磕頭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扯起來說道老九你我舊人快休

如此就讓他坐何九說道小的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也站着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了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閒些好又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只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就坐在廳上看着打點禮物盒盛花紅羊酒軸文并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御史王經送往

雲理守家去度下孝哥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理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房愛生双牀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欢喜到後边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貴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閒往那里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兒叫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戴着毡忠靖市貂鼠暖耳綠絨補子學褶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挂着花拷拷兒發賣紬絹綾線紗綢緞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

後边暖房内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因說一日收攢銀錢二三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悞了來昭妻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悞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形雲密布冷氣侵人寫月兒一回爲此四字將有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拿我的皮袄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貂鼠皮袄并一盒酒菜來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飲了三盃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慢上再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馬琪安琴童跟隨逕進狗撊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

揚上飄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漠上灰寒匝地這雪見下得正好扯絮撏綿裁成片上
大如拷上見林間竹笋節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郎
言消災障猶嫌少圍向那紅炉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
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可知哀安非忘世者
高臥有幽人吟詠多艸

西門慶踏着那乱瓊碎玉進入拘攔內于鄭愛月兒家門
首下馬只見了鬟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嫂上看見出
來迎接至于中堂見礼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礼姐兒又
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

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邊院落安放老婦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以見西門于林氏得意寂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明間內但見綠窓半啓地模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纈翠梅花鈿兒金銀釵兒海懶卧兎兒打扮的露露雲髮粉粧玉琢笑嘻嘻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着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

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
你倒和李桂姐兩个把應花子打的好响瓜兒補出鄭愛月
兒道誰教他怪叨嘮在酒席上尿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
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灯籠
送俺每蔣胖子弔在陰溝裏缺臭了回你了西門慶道我昨
日听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
荣嬌兒鄭月兒道只在荣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
不去了如今还在秦玉芝家走着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
怕你冷在房裡坐這西門慶到于房中脫去貂褂和粉頭
圍爐共坐房中香氣噴人須臾了頭拿了三碗兒茶茸進

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撥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道我勾了纔吃了兩个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七不想恰好天氣又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纔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吐夫人來坐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个兒與我比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昨日雲駁討打遼東來送了我几个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个兒逼的西門慶道你

姊妹兩个一家一个假歪說口吻不于是愛香愛月兒連
忙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說曾几何時
而歌舞非復舊時人矣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桂姐見吳銀
兒在那里過夜問我他几時來的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
請周爺俺每四个都在這里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
在這里不好請你的刻一種是月兒得意語又有月無桂
矣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總請你來唱他一声兒也沒
言語西門慶道你這个屄的他好所以與月前日李銘我
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
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

不理他那日我賞梅回來知道愛月兒道不知
娘生日我失候了人情西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處酒你
再和銀姐來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分付我去說了回話於
頭取出三十二扇象牙骨來和西門慶在炕邊條上抹牌
頑耍愛香兒也坐在傍邊同抹三人抹了回牌須臾擺上
酒來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个捧酒不免筆排雁柱款跨
鮫綃姊妹兩个彈唱上了一套姐妹兩个又拿上骰盆兒
來和西門慶猜紅頑耍斟來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看
見鄭愛月兒房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掛着一軸愛月美
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迴出塵
花開金谷春三月
玉雪精神聊仲珍
少年情急應須慕

輕風斜拂石榴裙
月轉花陰夜十分
瓊林才貌過文君
莫使無心托白雲

二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撫說道、是月兒漏空處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本意借三官以桂兒凡乎日露馬脚常盡人情之假

西門慶滿心欢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真心節物頭道我
所見他對一个人說來方纔聽的說他去世的父親號逸
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尊西門慶月兒如何鄭愛香兒
得閒又是漏空處往下边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个並肩連
股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恁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
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边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
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礼委托我指教也成人物頭
可惡
拍手大笑道还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
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
炷香先字奇絕後則到正月裡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

看灯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还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个灯人兒也沒他那一段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肯用些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个說話之間相挨相凑只見丫鬟又拿上許多細菓碟兒來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蜜餅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解開西門慶褲帶露出那話來替他捏弄那話停停跳腦紫澁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个低垂粉頸輕啓朱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咂有声品弄了一回灵犀已透淫心似火便欲交欢粉頭便往後边去了西門慶出房更

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髻向前打發就就解帶
先上牙床粉頭濕牝回來掩上双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
少動人春色嬌还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爲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合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个雲雨欢娛到一更時分起來整衣理髻丫頭復斟美
酒重整佳肴又飲勾几杯問玳安有灯籠傘沒有玳安道
琴童家去取灯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鵞子粉頭
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声叫道爹若叫我蚤些來
說明使桂兒知其寵也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

一路踏雪到家中对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
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却是初八日打听
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内去了西門慶送了四盒
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跑走來西門
慶見雪晴風色甚冷一路總是入冷字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
小廝拿茶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礼并
折帕都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二錢出上了你
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
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
個是雷兵備一个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要在我這

聖擺酒明日請杭州趙提知府雷霆其至其家此台人
王之所深幸有此一回
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宮相處分上又不
可回他的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兄文職好細三兩
銀子勾做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
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還對我題起開除他罪
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
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實你叫那个人來見你大
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一个小後生倒也是舊人
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有了媳
婦兒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豈非亦如惠
祥怒罵哥

如今開着做不的甚麽他與應宝是朋友央及應宝要投
个人家今早應宝对我說爹創好舉荐與大爹宅内荅應
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宝他叫甚麽名字你
叫他進來應宝道他姓來叫來友見只見那來友見扒在
地上磕了个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膂
力儘有掇輕負重却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來友見道
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
應宝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厨灶針線大小衣
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爲人朴實便道既是
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荅應分付揀个好日期寫

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李友兒磕了个頭西門慶就教琴童兒領到後边見月娘衆人磕頭去月娘讓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明爲後文一映却是爲蕙蓮一結兩相对照寫得有）遇有不遇之别然而又是千里一筆也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宅仝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花之友者雀也雀來而花）謝矣不在話下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娘子和氣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鋪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道因之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

个不替他動弹安兒與平安兒在他屋裡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俱不必細說先虛寫一筆那日蚤辰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边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綃袄青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見搽脂抹粉纏的兩隻脚趫七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取了他个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連三日上灶不題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楊去而李來矣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整治了一張捧桌三牲揚飯又封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往北边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棋

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个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
過段舖子書房內看着毛秩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僧
出一个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
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飯與了他三錢銀子玳安走來
回西門慶話說月姨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
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嫌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
家你頭里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
女孩兒嫁了又討愛嫚鳥是雙鬼太兒沒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
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每替他勤七兒也罷
又悄七向玳安道你慢七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看你

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要个汗巾兒來與我上文用文嫂蔡蜂媒此則明用蝶使也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頓銀匠處取了金赤虎并四对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对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一对簪兒把那一对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磕頭西門慶就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飯來吃了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七走到跟前兒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一笑姻緣那

約會晚上些伺候等多進去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淩織錦廻紋汗巾兒聞了噴鼻香滿心欢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对門看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边坐花子孫走到書房喉閣兒裡作揖坐下致謝外日相擾序話間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孫道門外一个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路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極言其冷也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麽凍河还沒人要到開河纔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郎分付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

說看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在一處圍炉飲酒又叫烙了兩壯餅吃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礼疏話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就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花子蕭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鬆計收了舖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活不覺到掌灯已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里備了張桌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問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

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侄兒一那里養活得兒也是我替他
備下這几年了伯爵道好七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
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騭說畢酒過数巡伯爵與甘婆計作
辞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
到黃四嫂家必分付王顯明言背而落
米顯黃一葉兒春光已去諸事冰冷也王顯道小的知道
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黃四
家來只見黃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
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到跟前這婦人
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还扯上封門說道爹
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橋廂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

小炕兒籠着旺七的火總是桌上點着灯兩边護炕糊的
雪白婦人勒着翠藍銷金箍兒上穿紫紬袄青綢絲披袄
玉色綢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
與西門慶吃因悄七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
不妨事黑影子裏就那里曉的于是不繇分說把婦人婆
到懷中就親嘴扯過枕頭來解衣服在炕沿子上扛起腿
來就弄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插入牝中纔揑了几揑婦
人下边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揑出
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声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
攮進去方纔溺住淫津肆行抽揑婦人双手扳着西門慶

肩膊是燒酒行房者兩相迎湊在下柔言顫語呻吟不絕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肩膊上一只顧沒抽露臍鎖進長驅肆行搗碰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髻偏秋舌尖水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一泄如注是初會情景良久洩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抹之兩个整衣繫帶復理殘粧西門慶向袖中拘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对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賞花翠帶一路寫冷寫節一絲不紊婦人拜謝了梢上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舖子裡專心只听這边門環兒响情景逼肖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三二次正是若

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瞧見傳的後
边金蓮知道了一部金瓶總是此等作章法然亦人情實七如此者這金蓮亦不說
破了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會同應
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看戲飲酒至二
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桌面俱不必細說单表崔本治
了二千兩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顧船裝載赴至
臨清馬頭教後生荣海看守貨物便顧頭回來家取車脫
銀兩到門首下頭回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所上坐爹在
对門房子里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对門不見西門慶因問
平安兒平安兒道爹酌酒進後边去了這琴童兒走到上房

問月娘月娘道見鬼的你爹從早辰出去再几時進來又到各房裡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拗声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里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里把爹來不見了白描一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只不做声不想西門慶忽從前边進來把衆人諕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黃四屋裏大港邊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都替他捏兩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几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所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个分路崔本

先來一影後文道因揚州所以
名崔本盡苗員外權本錢也　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
到苗青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抬
了揚州衛一个千戶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又虛描一人蓋
彩雲易散故也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
柳襪如鉤兩隻脚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鴈之容閉
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今還養
在家替他打粧奩治衣服待開春華聚計保官兒船上帶
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
上稍了來也罷等不的兒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愁我
家沒有于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振取嬌姿賞心

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恋雅辨蝶化莊周未可知楚公之名
無非一有詩爲証
夢也

聞道揚州一楚雲　　偶憑青鳥語來眞
不知好物都離隔　　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
書與錢主事煩他青目崔本言訖作辭往喬大戶家回話
去了平安兒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
少造化爹今日不知有甚事喜欢 一端寫貢四嫂及楚雲兩處 苦不是
綁着兒有几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此及起了貨
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

孔忽見荆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朱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听爲妙西門慶即差荅應節級拿了五錢銀子往巡按衙打听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朱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隆

聖治事窃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乱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

奉

幸臨山東等處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命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訪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酒色財氣操履忠貞臨民有方廉使趙詡一部怜牙利齒綱紀肅清士民服者提學副使陳正蒙一部乾女兒操行嚴謹之行嚴督卒之條兵備副使雷啓元盜不能殺之劃之安得反軍民感服手拿其頭打几千栗暴哉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映水詩旦伏結文兵乱與經濟可觀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温葵武二收斂廉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者皆當荐奬而優擢者寺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者皆當荐奬而優擢者寺

若木儒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父妾而通賄賂
謗騰于公堂慕義餘而誅求詈言遍于閭里此二臣者
所當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備周秀器
宇恢弘操持老練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
判忠年力精強才猷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勝算可
以臨戎號令一而極其威明長策卒氏禦侮此二臣者
所當亟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鎧以練達之才得
衛守之法驅兵以擣中堅屏攻不克儲食以資粮餉無
人不飽推心置成人思効命實一方之保障爲國家之
屏蕃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採幸而

行之庶其官爵不濫而人思奮守故得人而
聖治有賴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年
所奏內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体國之忠出于公論
詢訪得寔以裨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
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欢喜拏着邸報走到後边對月娘說宋
道長本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
守備與荆大人都有奬励轉副叅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

廝請他來對他說声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了髮着下
酒菜兒我想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月娘無非在利）西門慶道
不打緊我借與他几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
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
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七扶持恩當重報不敢有
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在擺酒沒銀子我這里兌些去
使那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
吃酒月娘也在傍边陪坐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
了一本與大舅拏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報往荆都監周
守禦府家報喜去正是

劝君不寶鑌斫石
路上行人口似碑

終